

韓非子翼毛

十五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五

日本

福山

太田方述

難一第三十四

難者奸人或難古人行事得子為解之也其義猶難勢篇之解

客難慎子道勢也然唯第四篇每章有解客難論而前三篇無解論者何也蓋前三篇未定也而韓子遭李姚之害矣故前三篇論有不合事情而垂義理者也讀者審之知愚言之不誣矣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

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犯下一臣聞之繁禮君

子不厭忠信淮南子作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呂覽作繁禮之君晉乘作服義之君

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

淮南道應敬系文滋礼以弁其質



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

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偷他侯或作媮音逾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

必無復淮南子此下有君其正之而已矣七字○文

對以無詐○管子形勢解云與人交多詐為無情實

偷取一切謂鳥集之交稽康養生論云馳騁帝人之

域故有一切之壽注一切猶一時也漢書禮樂志

帝紀一切蒲秩如真注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

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鹽

鐵論云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羣

棄木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前漢吳漢傳○一時之

功也注一時言不可再遇也據是諸書一時一切皆

同義謂權時之宜也然史記李斯傳請一切逐客

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

未為得也愚謂司馬貞以一切為佛書一切眾生

之一切是司馬反不得頗意也今贅質諸後資文

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

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濮音十

八年晉侯敗楚于城濮舅犯之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

或曰君當作若

夫舅犯言一時之權

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淮南子此下有吾豈可以先

哉十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

又知萬世之利史記晉世家晉度河北歸國行賞

狐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

也文公曰城濮之事僂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僂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是與韓子異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或者時人也非韓子自謂也凡對

問者有因因問勝敵奈何而應之以所以然之也因小大緩急而對也

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

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應於證反下同且文公不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

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

不至何患萬世之利不至哉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

蒲反凡音僻 非 方言 擐擐拂或拔也

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拔一作蔽 安暇待萬世之利 拔除去也

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一無於字

是詐敵萬世之利而已一無而字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

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鬻犯之言鬻犯所謂不厭詐

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

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

所以勝楚破軍者鬻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

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也此未有善言也鬻犯則以兼之

矣鬻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思所以愛其下也

信所以不欺其民也管子云信也者民信之也者民懷之夫既以愛

而不欺矣以已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

旅之計也論力困反身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身犯有二功

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實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文公後有功而先無功然仲尼曰文公之霸也宜哉如是言仲尼不知善

物也物是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畔田界舜往耕焉直疑及徐直表反其年叨畝正叨畝

滿也說文六尺為畝河濱之漁者爭坻坻一作得非路史注舜

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近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釣者

長丁文友

依舜往漁焉淵鑑類函讓條引韓子云其年而讓長於雷澤漁者讓長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

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藝文類聚引云歷山農

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

往漁期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期

年而器以牢張之象鹽鐵論注坻作東夷之陶者器

苦窳孟子曰舜生於諸馬遷於夏負卒於鳴條東夷

也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

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

聖人之德化乎故曰者孔子稱古語也孟子盡心

苦窳已下音注前
之入之注蓋子已下
入之

之通稱。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然則以下，或辭也。聖人明察在上，

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

德而化？而一作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

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

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陷，音餘下同。洞徹也。

越春秋：自鐵之矛，無分髮之便說。又譽其矛曰：吾

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

如其入弗能應也？此或曰者，所假設者。夫不可陷之

人弗能應也。此或曰者，所假設者。夫不可陷之楯，與

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

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

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無下一以有盡，逐無已所

止者寡矣。所禁上之，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者賞，弗中程者誅。荀子：政仕。程者，物之準也。注

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絕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

畢矣。奚待？昔年幸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

亦無術乎？猶一作獨。○山氏曰：令且夫以身為苦而

說音稅。力三反。己之音紀。

已音以。

金東注版。

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
易也易以政及之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木可
與茲政也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

奚以告寡人禮祭法云人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管仲曰微君言臣

故將謁之微無也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

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為于偽及惟上一有易牙烝

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

能君君妒而好內夫音扶好呼報及管仲曰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宮以

治內人

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宮去勢刑也開方事

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數所主及奔其母久宦不歸

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管仲作豎蓋

虛不久管仲務為不久蓋虛不長注務為蓋虛者其女情終當彰露也愚按務義長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

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桓上一有而字不行管仲之言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

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

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

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下

管子死十日
蟲出於戶

管子卷之十一

一有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

糾治點度待路

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

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

惡鳥路反

祿以勸之功故一作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

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

舊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女妙不見用

於上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

垂爵祿與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

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

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

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

擅時戰反

流出尸不葬者君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

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

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福禍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

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

進女子下德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

又云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淵鑑類函守職

慎子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

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

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

輻音福人方副反

湊千豆反通作

輻管子任法章

臣修通輻輻思

按修通條條

達又八經戰國

魏策條達輻

湊注如木枝之分

布而四方湊之

如輻於數史記

張儀傳四通輻

恃布內文

不悖於前賞罰不獎於後

獎一作教見功知罪不

言賞罰素定於人

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

與救通

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雙矣

襄子圍於秦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史記赫作共呂張孟談曰晉陽之事 說苑事 赫無大

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

殆矣 國下 吾羣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

失君臣之禮 非子一作手 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

嘗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

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

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

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

也知民灌之穴竄生龍 戰國趙策曰竄生龍晉語沈

氏曰 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

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

為人臣者乘車而有功則賞 周禮夏官蒙人乘其事

而誅賞注鄭司 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

也僅劣也言今赫之功劣不驕侮耳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

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

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飲一無下乃喟然歎曰莫樂為

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樂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

今大夫不忘得奉晉禮豈敢不戰戰乎論語

定公問一言而與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有諸人君之為人君也靡一可

冀望矣唯獨隨其所言而羣臣莫違之者也

蕭阪氏曰吳語云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

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

左成十七年結公曰太師誰撞太師樂師曠曰今者

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平公不善而樂羣臣莫已

瞽者故伴為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惡是何言也朱

注惡驚歎辭始不知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

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淮南齊俗訓晉平公出

之跌衽宮左右欲塗之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

依淮南除當作塗淵鑑類函琴條十二國史云周師

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執之起舞舞經怒以琴撞文

坐木臥反又知字

援音素撞傳江反

衽而甚及徐而煇反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

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

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

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親近也是逆上下之位

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

則輕爵祿以待之物氏曰待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

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

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或曰術臣行大逆平

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

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

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

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處故曰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小臣姓晏名闞禮有小

司馬司稷是也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

已故命曰布衣左昭二十一年麻衣行史記世家

作布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傳助萬乘

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

見之韓詩外傳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

見之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

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
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
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
可也五往而得見也羣書治要新序云齊桓公見小
臣稷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
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緣
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武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
之患夫音扶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
宰干湯干要也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干穆公皆憂
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
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

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

欲與疑 倒錯

忘民不可謂仁義仁

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敗北邁又身故四封

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

會當作禽禮卿執羔 大夫執鴈士執雉

臣吏分

職受事名曰萌

一無臣字吏上 屬讀○萌誤同

今小臣在民萌之眾

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

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管

去禁篇云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 禁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

若無智能而虛驕

矜桓公是誣也

滿阪氏曰信陵君傳意驕公而有伐 功之色祭澤傳有驕矜之志山氏曰

列子云方虛 驕而恃氣

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

臣主之理禮記云領父子君臣而禮刑戮之人是

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

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使齊世家索隱靡如字筭音維

靡筭之役靡一作華○靡筭晉語注齊山名索隱云

齊也見左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

罪故往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狗者勸

救之史記司馬穰苴傳以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

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曩乃黨友

或曰郟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

此下一有益韓謗也三字

狗似後及俗狗字
○後子云某朝其不
ノ注ノ又送ノ

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

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

重不辜也舊說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

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

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

斬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

已成而郟脫子且後至也夫郟子曰以殉不足以分

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

炮烙列女傳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崇侯慤來又曰

全齊活版

斬涉者之脛也或曰曰當作日泰誓云斬朝涉之脛

水經注云老人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于此割脛

而視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

得不得罪各允當且望郟子之得之也冀郟子之得允當今郟子俱

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

謗也且郟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

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

民望絕於上望絕也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

郟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相息亮及次同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夜然矣夜然一作

午寵蒲阪氏曰之位字誤愚謂蒲阪氏說是然字衍文耳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

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

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高

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高氏

國氏齊上卿左傳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以

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

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史記正義引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

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

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君南面而稱伯臧獲即又○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臧獲奴婢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

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舊說謂擅出其國無

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

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富世之

行事鄒丞之下徵令者行事行史之官說見說林舊

君傳邑聚為縣置令丞不辟尊貴不就卑賤卑奉命徵令

前漢宣帝紀丞相呂下至都官令丞徵召也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

卷戶降反信音申

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于卿相杜預

左傳注寺人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詘曲勿反○

掌宮內之事傳今自有失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

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

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行下孟反譽音餘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

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說林篇作犀首張儀

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戰國策有昭奚恤

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

淮南汜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是以樓翟為一人誤

全齊活版

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

虺虺許息反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

成湯不王也夫音扶王于況反潘王潘亡謹反音亡而反潘音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身一作

王事見前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父事主誠有術兩

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爭下一更一則專去无音反

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

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務留未

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五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滌阪氏曰且字當在曰上豫章之園晏

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山氏曰左傳此上有君之

於於臣侈焉數句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

笑曰子家習市晏子春秋識貴賤乎物價是時景公

繁於刑繁多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踴則者景公曰

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火變色曰寡人其暴乎忠

篇其容造焉字彙補引造音戚按周禮掌固夜

造然失容注讀鑿為造次之造音注鑿音戚此古造戚音同晏子春秋作愀鹽田屯曰大戴禮保傅篇曰靈公

過音反

作或所於是損刑五五半也列女傳越王句踐之
序作疏於是損刑五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
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言

子之踴貴而屢賤云云不實有此此不察治之患也

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刑當雖多非多也無以不當

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

北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

耗禾穗患盜賊者傷良民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

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
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遺冠蓋前篇所云桓公

羞見羣臣朝直遙反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

胡其不雪之以政胡一作何故二字胡胡胡胡胡胡

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注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

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困圓論匡出薄罪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出尺遂反同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

韓非子卷之五 十六 全齊活版

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囷囷而出薄罪非

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

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宿諾之宿墨子

公孟篇云宿昔者不祥桓公發倉囷以下事非義則

不可以雪恥若夫果義耶桓公宿留其宜為之事也

待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

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小人悅其賜而歌之

其宿義是遺其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實無功

也論囷囷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

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

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左隱十一年注孟今孟津一作孟按

斷虞芮之訟後又伐邠伐密須伐犬夷二伐堯苜

昔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今詩堯苜

詩改苜為旅非也宜據孟子改詩耳後讀路史

今密之苜縣又云春秋初年紀子苜子為盟舉鄂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三舉事而紂惡之傳

方千里壞汝文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

愚按密即密須

九章其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

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音注壤若丈因馬云天性

美和也釋名曰壤壤也肥壤意地名有墨壤黃壤息

壤管子地員篇有赤壤白壤灰壤又有五壤書秦誓

疏紂為炮烙之刑又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甲請紂除刑許之以請解炮烙之

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

請解炮烙之刑解佳買至同炮請紂文久烙歷各及說音悅

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藝文類聚唐類鑑帝王引無請解之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

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

見惡於紂者者一作也○使文王一句語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

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

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史記

內湯陰有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體道謂此

最宜於文王矣矣上一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

為智未及此論也同馬溫公史刻紂疑文王之得

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釋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

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為炮烙

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為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

合路史國名記兖里地在相音九或即九字書音燔失之○

亦所自反

重道用反

長下支友見諸通反

體道謂此

矣上一

同馬溫公史刻

紂疑文王之得

向許亮反又許文反

新序作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

乎合纂類語也作否○不識者問然

否之詞孟子不識有諸山氏曰也耶通蒲阪氏曰四

子講德論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注引作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合諸侯臣之力耶若之力耶制裁也割裂也以宿胥無善削縫工前削彌縫

女工製衣為喻以宿胥無善削縫衣成君舉隙

朋純善緣羣書治要新序縫作齊純作補衣成君舉衣成君舉

而服之新序作桓公亦臣之力也亦者旁及之辭不

本雖因君命君何力之有矣君於製衣無力耳師曠

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炮庖

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

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碩大也穆天子

其苗有碩易剥云碩果不食亦君之力臣何力之

有君何力之有以下羣書治要新序作師曠侍曰臣

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

強之亦其君之力也言得富利本雖因草木亦地

力之所生也地力是君力也草木之力不自生

也則是臣無力也此師曠戲詰叔向之語也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

純音準緣緝

前漢公孫弘傳緣

飾以儒術注

之於衣加純緣

雅擇器緣謂之

純禮王潔注

緣飾邊也

壤汝又反碩音石

亦大

亦君之力

君何力之

請譬之以

君無善齊

力之所生

也則是臣

獨也晉語

負羈在曹

集韻邠溝地名在廣陵按邠武之穆也誤左傳邠晉應韓武之穆也為音寒

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

秦而秦霸路史冊鉛錄並云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

于河干反音寒古今韻會邠字注漢有邠或作

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山氏曰蹇叔疑百里奚誤呂氏春秋百里

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必于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

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材於虞而材於秦也愚按史記淮陰侯傳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通雅音義集論釋詁吾之聲多

通為于古稱我為吾亦為予瓠子歌吾山即魚山此

有君與無臣也與一作而或曰臣當作君言于向

曰臣之力也不然矣向以為臣之力昔者桓公宮中

二市婦閭二百淵鑑類函髮條中下有有字二固皆

間七百注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

之○二市者蓋宮中二處雜聚婦人交易之

事如漢靈帝列肆後宮即是也婦閭如後世娼家也

帝王世紀紜紜宮九市東方朔諫除上林苑疏殷

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齊桓之前殷既有之矣初學

記帝王部尸子日人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

屋黼黻九種而堯大布被髮而御婦人御說見前得

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

向曰上當有而字言于亡秦而邠是君之力也

豎上主反刁音彫○尸當作尸尸豎流出於尸而不葬

仲為馬及長又友

被髮為婦人

御說見前

亡忘通或作忘○左僖二十三年傳云 咎犯極諫故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使反晉國反上一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文公以舅

犯霸舅音同以文而即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

又不然難者之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

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昔仲父者三

有司請待客禮者而優笑曰易哉為君詭使備優笑

人之言曰為君難是古有此諺矣故 一曰仲父二曰

優笑反古諺以戲桓公即是優態 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失於使人索所自下同

齊語優笑在前 注優笑倡俳也

備曰君人勞於索吾得仲父已難矣為君之難得仲

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得仲上一有又字臣氏則難

已得仲父之使易為其求易也應於證文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

為勞於索人則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白

里奚自以為干虜魯公于虜虜所辱也宰所直也蒙

羞辱而接君上齊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

賢而已矣索賢不為入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

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

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

之以刑名參之刑當以事過於法則行也遇合不遇於

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

量準下此不可釋也不可廢置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

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不

難者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

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遠白許矣遠據鉅距未巨七字音

吳語此志也吳遠忘於諸侯之耳乎春秋繁露深

察名號篇云何據若是楚策范蠡曰臣以為王鉅

速忘矣莊子云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乎難四

備法偷矣距然哉荀子云豈讓得免夫累乎列子

須巨憂焉晉語云距管仲非周公且周公且假為天

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

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難

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

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

周公且未可知也取七樹及舍言捨或言赦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

韓非子

或曰不難之不行
公羊昭十三年傳
子者嗣君之稱
素問八歧神明論
行者移也

背死君而事

背一作不難奪子而

非為其子也

夫音扶難乃旦反北音俯下同

遠據鉅距未巨七字音

吳語此志也吳遠忘於諸侯之耳乎春秋繁露深

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
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
若使管仲不省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
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
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向公且亦以明矣以已通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
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
處一作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也是音記是知不
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

為一作謂

度於義者必不諛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
行道李子之茲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過一作禍無術以
知而人多入多者穰也穰如羊反雖倍入將奈
何舉事慎陰陽之和山曰日慎順通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旱
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
欲害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畜許又下同左成二年物土之宜注
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
其畜宜自獸其穀宜稻和殖之物各從土宜周
權計會計審於地形輿地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
其畜宜自獸其穀宜稻和殖之物各從土宜周
權計會計審於地形輿地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功大機巧術也械器之總名機械如桔槔翻車之類

莊子天地篇云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平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水若抽數如洗湯

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則入多利商市

關梁之行

行路也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能以所有

之道路注津梁相奏不得陷絕

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資用

莊固典引不周不事玩好則入多

入多皆人為也若夫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

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

功

作非山林澤谷之利也

言此類不出於山林澤谷也

夫無山林澤

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郭郭城外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

所及及上疑脫不字櫓大盾也釋名以犀皮作之

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救犀櫓趙簡子攻衛附郭

賦石雷駭激矢蟲飛善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

蠡兵法飛石重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後漢堅鐔傳

矢石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

枚重十鈞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

數弊也呂覽春秋作士之邀弊一若此乎邀縮蹙也

勿躬蕭蕭文速字集韻數音速又音蕭呂覽

是數邀蕭戚四字通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

之佩文韻府二十一箇燭過無臣聞之三字○臣聞

之之三字當在下文昔者上周語左右免胄而下

韓非子卷之五

注免亦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呂覽作行人燭過免

君不能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

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呂覽作用此上也獻公沒

惠公即位淫衍暴亂呂覽作淫色暴慢詩板文選西京賦

薛法衍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禮祭統云國君秦人

恣侵恣一作來去絳十七里亦是之用也呂覽作秦人襲

用此惠公沒文公授按當圍衛取鄴呂覽不苟篇好

趙襄所以勝鄴之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

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

○絳晉都

晉語乘城注
乘行也

能耳士無弊也呂覽作亦有君不簡子乃去楯櫓立

矢石之所及齊策云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鼓之

而士乘之呂覽作一鼓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

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佩文韻府千作百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行人未有以說用乃道惠公

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道言也未見所以用人也

唯說成敗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嚴親

也孝經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曾子曰戰陳

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數色具反犯難救親百人今以為

淮南兵略同舟而濟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

周禮考工記天人而能為鑄也注言其丈夫夫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釋文夫人徐劉方無反沈音扶

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愛於疑

皆若孝子之愛親也又天司寇之職戒于百姓注百姓謂府吏是行人之誣也

欲使百族皆若孝子好利

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左襄八年傳云夫人愁賞厚而痛注夫人猶人人也

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

一人長猶高也管子曰孝者人之高行也漢書杜欽傳云孝人行之所先也徇徇通莊子曰士

則以身殉名從也言孝者百善之長也以是而行

殉死君上者數百人中無一人焉羣書治要長仲子

日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喜利畏罪人莫不然人情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率將子匠反皆然

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出猶由也莫不而道乎

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失當作一

行下王要反

110x
610
21

韓非子習毳卷第十五 終

韓非子習毳卷第十五 終

110X
610
21